

928
1
4

渭南文集

四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賀賈大諫啓

恭審顯膺一札之放首冠七人之選主賢臣
直國勢巋然言聽諫行天下幸甚某聞昔在
本朝之官制叅稽前代之舊章南臺不置大
夫中憲任紀綱之重寄北省久虛常侍諫坡
率遺補以盡規選求既艱昇託尤重故政在

中書而常開言路事由獨斷而不廢爭臣仰
觀 十一聖家法之傳茲爲三百年治功之
本繼昔之盛非公而誰恭惟某官學造精微
器函闊遠許國弗渝於夷險憂時如抱於渴
飢造膝告猷浩浩江河之決傾心愛士拳拳
涇渭之分慨然死生禍福不入於中常若天
地鬼神實臨其上以今日陳善閉邪之效成
異時贊元經體之功同出此心夫孰能禦某
侵尋暮景蹭蹬孤生迹本甚踈妄欲依歸於

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拔拭於窮途何以仰答
門闌特達之知惟有稍陳郡縣利病之實儻
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謝殿院啓

恭審顯膺帝制進貳臺端手縮衷以逸巡久
已抱獨立無朋之操髮衝冠而憤切自茲皆
盡言不諱之時在庭聳觀有識相慶伏以御
史分職本以論事任耳目之司忠臣設心蓋
欲去邪爲宗社之福抗雷霆而獨立凜山嶽

之不搖非以近名固將竭節天子爲之改容
而垂聽大臣不敢持必而自私國有紀綱治
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
數世百年之餘今茲孰配於古人識者固歸
於門下恭惟某官道德醇備議論正堅灰寒
木槁而譽益高鯤擊鵬搏而才乃見默究朝
廷之利病盡得源流徐觀天下之是非若指
白黑放斥者有愧心而無怨更革者雖害已
而謂然太平之功指日可待某侵尋暮景躋

躋孤生迹本甚踈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
棄特蒙拔拭於窮途何以仰答一見特達之
知惟有稍陳千里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鑕
尚嗣布於腹心

賀周丞相啓

恭審夢卜襲祥揚王庭而渙號典冊備物熙
帝載以宅師國其庶幾民以寧壹實惟宗社
無疆之祐非復門闌旅賀之常竊以時玩久
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略必有意意外之虞

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勵 仁聖焦勞於上
而士夫無宿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而
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邊防寢弛於通和民
力坐窮於列戍每靜觀於大勢懼難待於非
常至若靖康喪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
而蒙渭橋之耻高廟有盜環之逋寇乾陵有
斧栢之逆儔江淮一隅夫豈仗衛久留之地
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武嬉戈
朽鉞鈍謂宜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咨廟

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共
惟某官降神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洞
六經之韞探賸索隱識窮萬務之微蓋嘗獨
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之揭日月運籌帷幄
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玉燭肇時和
之慶雲龍協聖作之辰清未央長樂之宮將
肅六飛之御築碣石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
封于古有光自今以始 某 側聞盛舉實抃驩
惊恤百口之飢寒豈無竊覲拔四方之英俊

願付至公庶未死之餘生覩太平之盛際

賀施知院啓

恭審誕布明綸進專籌幄用真儒而無敵翊
扶宗社之基得大老以來歸開慰華夷之望
恭惟某官英姿邁往精識造微居安資深韞
六藝淵源之學任重道遠炳兩朝開濟之
心明辯足以折遐衝果敢足以斷幾事自初
拔用迄此延登大節全名松栢挺歲寒之操
同心一德風雲協聖作之期堪與清夷星緯

明潤致太平其自此將魁柄之焉歸曩暫入
於脩門竊有聞於行路謂明公之得政以人
物爲最先自隆師尹南山之瞻復見平津東
閣之盛揚庭薦拔造膝開陳九人所難以身
獨任今雖總本兵之地願益尸善類之盟公
能以士而報國家士亦以身而歸門下某侵
尋暮境憔悴偏州志氣已衰無復獻狗盜雞
鳴之技文辭自力尚能助稗官野史之傳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丘運使啓

恭審上印帥藩乘輅畿甸得人若是則吾國
其庶幾乎先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
爲之慰愜大用此其權輿伏以寬猛異施古
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弗救陵
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
考簡編之跡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之時
中斯得古人之大體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
化固已有成雖使空因圖畫衣冠法令其誰

敢犯恭惟某官英姿邁往敏學造微夷途早
踐於高華隆委徧當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
變萬化而不窮自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
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猷某早陪談
讌之餘誤辱賞知之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
閭里亡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更
忍慙修候問之牋尚加惠於始終俾粗全於
進退歸依之功敷繹矣殫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恭審解中執法以暫均勞佚拜大宗伯而入
侍禁嚴雖若不得其言固亦未為弗用乃抗
投閑之請力靳就養之榮詔諭靡從藩條初
布上倚承宣之績士高廉退之風恭惟某官
直哉惟清淵乎似道愷歎許國肝膽凜其輪
困慷慨疾邪山嶽爲之震動進率由於獨斷
節早見於盡言未移桑蔭之淹入總栢臺之
峻國方增九鼎之重身已如一葉之輕魯人
獲麟以爲不祥雖愛憎之叵測塞翁失馬未

必非福抑倚伏之何常某幸託里門獲趨賓
席身世等蒯管之棄孰閱餘生姓名訖甄治
之公尚須異日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秩視大蓬已竊垂車之寵恩加邃閣更叨出
綍之榮初聞道路之傳猶謂姓名之誤迨茲
被命重以懷慚伏念某承學迂踈稟資蕞陋
幼生京洛尚爲全盛之編氓長綴班聯曾是
中興之朝士福未容於盈背崇已駭於燒城

西征至岐鳳之間南成掠甌閩之境晚僅升
於省闈旋即返於鄉關鶴歸遼天狐死丘首
蓬戶十移於歲律慢亭四閱於祠官久遂屏
居非始掛冠之日盡捐半俸真爲納祿之人
豈期垂盡之光陰忽玷殊常之惠澤復緣詔
札併竊身章里巷聳觀共仰恩光之下燭兒
孫扶拜不知衰涕之橫流茲蓋伏遇某官降
命應期奮庸熙載神無方易無體心獨運於
道樞尺有短寸有長士悉歸於鈞播雖迫崦

嵒之景亦歸垓北之公而某意氣空存筋骸
已憊草具明堂辟雍之禮雖遭甚盛之時塗
窟清廟生民之詩其在方來之雋

修史謝丞相啓

七十告老誓待盡於山林尺一召還恍復瞻
於觀闕內祠祿厚信史事嚴容孤迹於其間
知鴻鈞之有自恭以 高皇之盛德大業雖
號中興而實同開創之難 孝廟之內修外
攘躬享太平而不忘恢復之志治躋古昔威

震裔夷俄屬鼎成之悲肆修麟止之緒固已
網羅軼事潤色皇猷備述巍巍蕩蕩之功曲
盡業業兢兢之指豈繁遲暮能與討論伏念
某天子散材家承孤學生逢盛日蒙 六聖
之涵濡身綴清班被 四朝之識拔常恐倏
先於朝露遂將莫報於秋毫豈期及耄之餘
齡猥得效勤於大典茲蓋伏遇某官材全經
緯氣塞堪輿平生陳謨決策之言煥乎可誦
十載知人安民之績底于有成殊鄰欵塞而

奉琛多士鄉風而釋禱內而臺閣極稽古禮
文之選外而郡縣有宜民愷悌之風肇闢大
公至正之途不棄偏能一曲之士故如其輩
亦在數中謹當益廣見聞更勤采掇老驥伏
櫪脩途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効尚期於
自見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恭審命出淵衷廷揚顯冊人主之論一相方
寄腹心少保茲爲三公益隆體貌傳聞所逮

驪頌惟均恭以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恊
天心於崑崙旁魄之際動必有成隆主眷於
蝻蛸蠖濩之中言無不用自登近輔允迪大
猷疇咨雖首於群公謙畏不殊於一日每稽
首而遜稷契終選衆而舉伊臯三年有成四
海用乂農扈告豐登之候戎韜臻偃息之期
熙運方興周召並爲於師保衆心所繫平勃
均任於安危是宜大號之繼敷昭示元臣之
同體群生咸遂協氣橫流謹乃憲而屢省則

成孰測化鈞之妙本無事而庸人實擾始知
靜治之功某獲綴清班欣逢盛事無好無惡
而遵王路共欣聖政之大成不愆不忘而由
舊章更冀廟謨之無倦敢効消塵之助輒干
硃斧之誅冒瀆實深兢惶罔措

賀張參政修史啓

恭審誕布明綸總提鉅典固已動鸞鷲行之
喜色而況在牛馬走之後塵不能自巳於寸
誠是敢冒陳於尺牘恭惟某官自天生德降

命應期闡溫厚爾雅之文經緯萬象蘊超軼
絕塵之識鎮撫四夷位居台鼎而有山澤清
臞之容禮絕縉紳而無王公驕泰之意心虛
靜而觀復道冲用而不盈周公太公方隆夾
輔之望堯典舜典更專黜竄之功實以袞衣
黃閣之尊下兼蘭臺石室之事在天 三后
巍乎下臨作 宋一經信矣無憾某偶蒙簡
拔獲預討論已侵投老之殘年何補不刊之
信史仰傳巖之霖雨幸預在廷歸杜曲之桑

麻尚勞泚筆一作想典刑於諸老已媿空踈竭
精力於是書敢忘策勵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冊府秩清偶至鼇峯之頂禁途地密遂穿豹
尾之中雖造化之至公實恩憐之曲被欲叙
丹衷之感莫知雪涕之橫伏念某雖起耕疇
粗傳家學書藏屋壁尚擯斥而不容跡遯園
廬豈榮華之敢望虛名作崇聚謗成雷幸於
先狗馬塞溝壑之前遂其賜骸骨歸卒伍之

請任子以世其祿寓直以華其行固已負未
學耕飾巾待盡身還民服口誦農書從故里
漁樵之遊拜高年羊酒之賜忽從廐置逖奉
詔除所愧忝大門之官敢愧奪匹夫之志惟
俟奏篇之御即伸告老之誠簡牘未終絲綸
已降半生淹泊沉舟真閱於千帆一旦遭逢
開印適當於三日已扶衰而拜命旋曳蹇以
造廷茲蓋伏遇某官德懋忱恂化均塊北作
成士類兼小大而不遺勳相皇家泯異同於

無迹澤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才或取
於寸長罪不捐於一青故雖么麼亦被生成
某敢不頂踵知恩冰霜勵節少不自力坐沉
廢者半生老當告休悵報酬之無地

謝費樞密啓

猥被恩綸躡持從橐處內閣諷咨之地繼大
門揚歷之榮揣分奚堪置慙靡所伏念某百
罹薄命九折窮途迹久困於多言年已侵於
大耄都門屢入壯遊恍似於前身冊府再來

衆吏多非其舊識扶衰殘而就列刮腎膜以
紉書非徒莫揜於旁觀每亦不勝其自媿惟
埃奏篇之御即申請老之誠敢謂遭逢曲蒙
識拔茲蓋伏遇某官道尊皇極學統聖傳雖
吐哺握髮之勞曾靡遺於一士然引坐解顏
之遇願豈在於他人每屈崇嚴不移疇昔爰
自東壁圖書之府伴躋西清鸚鵡之班驥伏
櫪以悲鳴曩誰念者犬舐丹而僊去今乃似
之某燈火尚親筆瓢未厭修世官而不墜益

體上恩繼家學於寢菽或傳來裔庶幾瞑目
無媿初心

致仕謝丞相啓

優詔許歸已荷乾坤之造異恩及幼更霑雨
露之私非公台力假於敷陳則草野何從而
甄錄感銘刻骨涕泗交頤伏念某乏少通材
晚嬰羸疾史闈八月常懷愒日之慙祠祿三
時滂上引年之請初但虞於煩瀆旋曲被於
矜從而況從中明降於德音任子特逾於常

制來榆已迫俾華垂白之年豚犬何能遽有
拾青之幸里閭歎息門戶敷榮茲蓋伏遇某
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告猷于內時已措於
太平祝鯁在前禮每加於諸老疊疊誠明之
學巍巍忠厚之風坐格華裔之寧有光簡冊
之載故推餘澤俯及衰門重念穉兒雖非異
稟善和之書幸在敢虛棄於光陰太常之第
可收尚仰酬於長育

荅權提刑啓

伏審抗章請外攬轡入東謂宜因對而復留
故欲馳書而未敢遽先垂問莫喻愧心恭惟
某官英識造微宏材經遠學術得前言往行
之要議論有群公先正之風踐揚早歷於清
華雖能自見寄任靡辭於叢委刃每有餘茲
乃勇退急流旁觀袖手明刑以弼五教誦詩
而使四方雖暫試於外庸願豈符於僉矚還
節旌於少府行被詔追司筆橐於甘泉孰居
公右某退衣耕隴密邇臺綱躬愷悌以宜民

既蒙賜矣用春秋而决獄行且見之頌詠惟
深敷陳罔既

答胡吉州啓

伏以累疏乞歸既拜賜骸之命華牋贊喜更
煩泚筆之勞異書憐老學之勤厚幣篤嘉賓
之禮願惟衰悴曷稱眷私伏惟某官絕識超
然英聲籍甚簡編挿架早推師友之淵源紳
佩在廷旋慶君臣之際遇茲暫煩於共理即
歸告於嘉猷而某已返農疇愈賒門戟嚔枯

甚寵徒藏積以爲榮詠德雖深愧占辭之莫
既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書

山陰陸游務觀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癸未五月二十一日二府

請至都堂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

伯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昔我祖宗與夏

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平之福亦

惟緩急同休戚恤哉患相與為無窮之託中
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
朝廷未嘗忘 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
輿圖寢歸會今 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
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
好而忘齊盟哉 某等忝以 國主英武聰哲
聞于天下是敢輒布腹心于執事願留神圖
之惠以報音當告于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
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求為善鄰傳之萬世豈

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照察不宣
某等謹白

貼黃

前件事宜臣等雖已面陳緣利害至
大陛下反覆省覽故敢輒具此奏

上執政書

辛巳四月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治世
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
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為國者每每收取
不忍棄去豈固為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
此為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

清江先生集卷之三
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
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
以爲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
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
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爲天下之至鈍待千
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爲已任
者所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東
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
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

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
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汰別如是機
杼如是邊幅如是有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
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
出於竒舊或以爲新橫鶩別驅層出間見每
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
王公大人得其恠竒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
陳前臬廬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
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

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
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
風而未得一望履焉此心歉然不敢違寧恭
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
會而不矜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
得於胷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
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
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
右也

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爲當君子
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
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
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
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
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
位以御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
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

滯南文集卷之三十一
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
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
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
國哉自薄者視之尚矣恤君子願深哀之視
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
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
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
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
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

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
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
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
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
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
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
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
以貧悴逐祿于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
以遣之硤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

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所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使可具裘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為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

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
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
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
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
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心術才能與
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
棊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
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
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

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
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
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
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
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於
其間哉某東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
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
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
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

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
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
謂其言爲智也恭惟閣下以臯陶之謨周公
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
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
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
絕於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
拙爲言也某心之爲邪爲正廢幾閣下一讀
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

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
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答邢司戶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
戶迪功足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
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
求利祿者爲羞卓乎偉哉非某所敢仰望萬
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於
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人及

庸衆人且弗能其況有以助足下乎皇恐皇
恐雖然足下顧我厚其其敢有所弗盡吾曹
有衣食祭祀緡嫁之累則出而求祿恐未為
非旣不免求祿則從事於科舉恐亦未為可
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
誦說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負於道哉
若言之而弗踐區區於口耳而不自得於心
則非獨科舉之文為無益也近時頗有不利
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竒字大書深刻

以眩世俗考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
人面熱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
欺僕輩安能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
如唐韓氏柳氏吾宋歐氏王氏蘇氏以文
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徒以
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
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旣
久望而識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為黃琮
蒼璧萬乘之寶珉其可復欺耶凡今不利場

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嘗識琅者也又
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珉
剖玉而已至於聖人之道足下徃昔朝夕所
講習者豈外於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
徒口耳焉無餘道矣某文既不工聞道又甚
淺則今所以進於左右者其果近乎一讀置
之無重吾過不宣

荅劉主簿書

某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

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
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
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
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
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
也方竊媿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
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
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與言古學者文詞偉
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

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
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
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
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
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
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已
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
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注已盡矣詆博
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

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
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
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
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
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
也方竊媿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
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
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與言古學者文詞偉
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

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
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
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
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
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
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已
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
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注已盡矣詆博
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

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
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
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
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
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為
各有所得往往皆捐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
彫悴齒髮而為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已
得者某願學焉其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君
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淳蓄以與

清江文集卷之十三
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
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由
吾輩復少振而挾陋之病不遂沉痾豈細事
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
恐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
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
夜伺便小劫比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

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褊裨部伍可以策畫
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
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
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
民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
恐迫計民之冤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
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
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
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

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
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
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
去是官自塞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
踈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
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
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
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
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

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
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
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
疑於胷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
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
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
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
最而已由是忘殺之旤十去八九然則三代
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况近歲忘庸

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
去即度其不忘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
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
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
之秋暑野次自愛

答陸伯政上舍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閣
下即月初寒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頽衰
疾無聊不得款承絕塵邁往之論至今悒悒

忽賢郎上舍携所況書及新詩來已深開慰
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益
殆非一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
技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
能無愧於俯仰果可以言詩乎僕紹興末在
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宮聞中有高
士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扃戶
出矣裴回老松流水之間久之一丫髻童負
琴引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相與言曰不得

見高士得見此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曰
今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獻香矣吾
輩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大抵多
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見笑於人幾希矣而望
其有陶淵明杜子美之餘風果可得乎雜文
數篇多甲寅以來所著言論風旨皆非同乎
俗合乎世者與平父書用意尤至則石守道
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未可以望
吾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尚恐有所含蓄

不欲盡發此非面莫究昨日兒子自城中來
知方伯暮已卒天乎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
哀也賢子表表超絕當爲名士不止取科第
而已奉爲宗家贊喜無已黃精竒妙感激千
萬匆匆不旣所欲言者亦坐老憊耳漸寒珍
重珍重

答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
貢舉之法擇進士入官者爲考試官官以考

試名當日夜專心致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蒞
他事則又為設一官謂之監試監試麤官不
復擇蓋夫人而可為也甚至法吏流外平日
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為之故又設法曰監試
毋輒與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
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
灣幾月聞已鎖院乃敢進非獨畏監試事煩
實亦羞為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
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

之某驚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
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
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敢一語及之不但
不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
抹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臥室中財能向
壁歎息蓋再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
不可回但取詬耳若可回雖詬固不避也如
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畏者而一
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

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某至是直欲以麤官
不與考試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
於門墻而未敢也不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
賜書講脩朋友之好而以前者不能無言爲
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然士以
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決當
黜尚悒悒不能已況以疑黜乎某徃在朝見
達官貴人免去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
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多然猶如此今乃

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輩有錢
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
第一乃詣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爲大過
希白卒爲名臣夫科舉得失爲重高下細事
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於其重
者不可耶是皆已往事不足復言區區仰
歎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某吳人
允吳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
龍圖公雖差遠願尚可紀則於足下亦有瓜

葛蒙敦篤尤感且暮詣見先此爲謝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序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旣成置酒落
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
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
爲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
爲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

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於邸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罹口語絀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閔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

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倮角觥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爲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蒐慝習於爲惡勇於爲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於是坐客媿且歎曰

吾儕誠小人哉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蓋屢
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爲序既不得辭
則因以識其媿將覽觀之以自儆焉

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
番陽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
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
遊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乾道
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念別有日乃益

相與遊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
樂致離闊之思念人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
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毋相忘之意其
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
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
無咎相從六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
其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事
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僧牕
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潤當

淮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
與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
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文雖不足
與無咎並傳要不當以此廢而不錄也二月
庚辰筮澤陸某務觀序

送關漕詩序

李固杜喬臧洪之死士以同死爲榮范文正
之貶士以不同貶爲耻今著作之免歸也御
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心聽之與前事固

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也某
既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併按
矣乾道六年十二月七日筮澤陸某序

雲安集序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歷山其
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
蓋至于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
之士而以筆墨馳騫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
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主公是

臣曰平旦月七日
卷之十四
一四
已公自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尚書郎長三院
御史出牧于夔實督硤中十五郡資忠厚故
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
望裴徊太息弔丞相之遺祠想拾遺之高風
醉墨淋漓放肆縱橫實為一代傑作顧夔雖
號大府而荒絕瘴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
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死之餘才
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
承平時為并為雍為鎮為定盡得四方賢士

大夫以為賓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
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
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
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
濱追前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
下吏或幸得之於辱是可歎歟公以乾道七
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
普慈安高裒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為雲安集
且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為序十

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東叔兄西叔為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召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榮公孫也昔榮公對制策於治平爭詔獄於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於元祐雖用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沒沒又列黨籍其門戶為世排詆諱惡

者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為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衆勝天天定亦勝人予獨鄙此說夫盛衰皆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衆寡疾徐為勝負豈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漾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為序夫吾曹之望於西叔所以繼

聖和學園豆明大學圖書
卷之六
六
榮公者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
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既以勵西叔亦
以自勵且勵吾東叔云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夔輒悵然有遊歷山
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爲異時或至
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硤至
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遊山南憑高望
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漢陂之間其勢無

繇徃徃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
至于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蓋非適然也到
漢嘉四十日以檄得還成都因索在笥得古
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迺叙藏
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務觀
叙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
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

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眄之間以是莫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莫府益無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

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之而屬某為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叅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叅議官山陰陸某序

持老語錄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為士一旦棄髮鬚學佛

得法於白牛卿初住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
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
然曰願即得檄牧大喜師懷負包笠即日徒
步入院秉節如金石說法如雷霆雖從之遊
者不過四五十輩而名震吳越盡交一世名
卿賢大夫予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
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見師至今想其抵
掌笑語瞭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人
也後又徙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徑

山果公輩皆以丈人行尊事之其滅也談笑
如平時蓋以真率爲佛事者耶得法弟子子
詢行光如寂廣懃或出世說法或遁迹衆中
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揚用璋獨在揚於是亦
住護聖巋然爲叢林耆宿璋老且病猶自力
刻師語錄且合辭屬予爲序師可謂有子矣
予以先君故不敢辭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五
日山陰陸某序

師伯潭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捷爲識隱士師伯渾
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旣行伯渾餞
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山水鳥皆
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
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羗酒解得大軸於
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螫竒
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
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
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

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
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
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
旣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
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叟徐復輩賜散人號
書其事于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
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
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徙比景翰左校殆
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

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為稱今一不得施顧退而為山巔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為時惜不為伯渾歎也淳熙某月某日山陰陸某序

晁伯咎詩集序

傳密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篇其孫教授君百談集為四卷以授予請序

卷首伯咎少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茨先生皆歎譽之諸公貴人亦往往聞其名顧黨家不敢取靖康之元黨禁解伯咎召為開封椽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 朝北 乘輿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穀進故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湖者數年久之雖起乘傳嶺海復坐微文斥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傲睨憂患不少動心方扁舟往來吳松嘯歌飲酒益放於詩其名

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為有承平臺閣之風蓋晁氏自文元公以大手筆用於祥符天禧間方吾宋極盛時封太山禮百神歌頌德業治金伐石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滄瀆五世百餘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名勝講習磨礪之益深矣是豈宴書生聞見局陋者敢望其涯哉伯谷學問瞻博胷中恢疎勇於為義視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奇不獨其

詩可貴尚力求而盡傳之伯谷諱公邁仕至

某官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

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篪篴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為騷為賦為曲為引為行為謠為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予少時汨於世俗頗有所為

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
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捨因書其首以識吾過
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
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
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
森然並傳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
東武呼吸食飲於邾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

思者故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州比南歸以政
事議論顯聞薦紳顧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
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
涘獨於悲驩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
出樂府辭贍蔚頰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
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
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溫飛卿作
南鄉九闕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
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哉獨感東武山川既

墮胡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為之一
言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

呂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
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
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
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
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甚至蜀窮江
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

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
若是惟其上探慮羲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
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
而無媿允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
不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 宋興諸儒相
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
之餘學術文辭猶不媿前輩如故紫微舍人
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
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躋學愈

進因以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
 礱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
 兼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
 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
 時在西掖嘗兼直內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
 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曆載公
 制辭以為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公平生所
 為詩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裒他文
 凡若干首為若干卷而屬某為序某自童子

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遊而公捐
 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
 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為恨
 則今得託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
 九月既望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
 觀山陰陸某謹序

佛照禪師語錄序

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 孝宗皇帝問荅之
 語既刻金石傳天下久矣晚菴居阿育王山

中其徒相與盡哀五會所說法凡數萬言爲
五卷遣侍者正球走山陰澤中請某作序某
曰拙庵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菴之語
雷霆百世無錄可也又何以序爲哉然五會
之外別有一會數萬言之外別有一句是可
錄是不可錄諸人試下語若也道得老農贊
歎有分慶元三年九月壬子陸某謹序

趙祕閣文集序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爲諸侯

王而學問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
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並魏陳思王唐太白
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落筆妙古今冠
冕百世河出崑崙虛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
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 宋興宗室
深居宮中不與外庭接故雖博學軼材不得
著見然以詩文飛白書 詔藏祕府者亦不
乏人熙寧元豐間始與郡臣並進于 朝積
數十年而德麟伯山屬文英妙寔見推於諸

公間矣漢王五世孫祕閣公諱不拙字若拙少以進士奮主司及流輩皆伏其工初苦貧無以養乃教授諸生以自給其勤苦殆有非寰人子所堪者既得第猶不廢也晚入蜀爲州遂持使者節學益不厭文益妙予行南充閬中小益至成都歷山郵津亭及浮屠老子之廬見穿硯巨版多公遺文每觀之至忘食已而故尚書孫公仲益端明汪公聖錫侍御王公龜齡文益出於世徃徃見公名字於其

間許與甚至然後知天下自有公論也公之子善發善零皆取世科善發字正已尤以文學稱其爲漢州判官也囊公之文萬里請予於山陰澤中曰願有以冠篇右顧公平生知己久已凋落予材下徒以後死不得讓媿可量哉慶元六年三月丁巳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山陰陸某序

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

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
得不償失策不蓋媿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
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莆陽有士曰方
德亨名豐之才甚高而養氣不撓呂舍人居
仁何著作摺之皆屈行輩與之遊德亨晚愈
不遭而氣愈全觀其詩可知其所養也既歿
若干年待制朱公元晦以書及德亨之詩示
予於山陰曰子爲我作德亨集序往時有方
昉者與德亨同族爲予言德亨遇疾卒於臨

安逆旅垂困猶能起坐正衣冠手自作書與
其族人官臨安者使買棺棺至乃歿色辭不
異平日非養氣之全能如是乎請以是爲序
慶元六年四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會稽志序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
高宗皇帝御龍舟橫濤江應天順動復禹之
跡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群盜削平強虜退
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爲府冠以紀

元大駕既西幸而府遂為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於鬱蔥佳氣中朝謁之使艦銜轂擊中原未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謀宜其廣載備書願未暇及者繇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待

制趙公不迹繼為守皆慨然以為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馮景中邵持正陸子虞王度朱鼎等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

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蓋乃用長安河
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為郡雖遷
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
以名之而屬棊為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
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棊謹序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

序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
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
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
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名家
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

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
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
則援據闕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
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
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
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
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
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
東坡窟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

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
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
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
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
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
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
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
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
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

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
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
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
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
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
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
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
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
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

願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
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
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
某序

達觀堂詩序

朝請郎致仕吳公景先少嘗從洛川先生朱
公希真問道朱公為名所居堂曰達觀手書
以遺之且賦詩一章屬之曰子為人深靜簡
遠不富貴必壽考故吾以此事相期景先出

仕五十年不求速化不治生產位僅至二千石晚爲東諸侯客遂引年以歸距八十不遠望其容貌不腴不瘠視聽步趨如五六十人非得朱公密傳親付殆不能爾朱公之逝甚異世以爲與尹先覺譙天授蘇養直俱解化僊去則吾景先亦其流亞歟自朱公賦詩後士大夫繼作凡若干篇屬予爲序嘉泰二年十一月癸丑放翁陸某務觀序

梅聖俞別集序

宛陵先生遺詩及文若干首實某官李兼孟達所編輯也先生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師魯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先生天資卓偉其於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練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

後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况可得
而譏評去取哉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爲不能
望先生推爲詩老王荆公自謂虎圖詩不及
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尤
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林多不可古人
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雖然
使本無此三公先生何歎有此三公亦何以
加秋毫於先生予所以論載之者要以見前
輩識精論公與後世妄人異耳會李君來請

予序故書以予之嘉泰三年正月己卯山陰
陸某序

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
力精到則不能造也前輩於左氏傳太史公
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
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後生用力
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於古
人亦難矣楚人楊夢錫才高而深於詩尤積

勤杜詩平日涵養不離胸中故其句法森然
可喜因以暇戲集杜句夢錫之意非爲集句
設也本以成其詩耳不然火龍黼黻手豈補
綴百家衣者邪予故爲表出之以告未深知
夢錫者嘉泰三年正月丁亥笠澤陸某序

陸伯政山堂類稿序

古之學者始於家塾鄉校而貢於天子之辟
雍始於抱關擊柝而至於公卿始於賦物銘
器師旅會盟之辭而至於陳謨作誥其所遇

雖不同然於明聖人之道闡性命精微之理
則一也周衰道術裂於百氏士各以所見著
書授徒於是稽之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
遺書始有大不合者今六經散缺不全而諸
子之書則往往具在又其辭怪偉辯麗足以
動蕩世之耳目乃欲學者之文辭一合於道
而不悖戾於經可謂難矣吾宗伯政諱煥之
唐丞相文公希聲之九世孫文公上距丞相
元方五世中間子孫遇五季之亂獨不失譜

至今世次皆可序述伯政家世爲儒力學篤
行至老不少衰所爲文皆本六經無一毫汨
於釋老雖其徒有從之求文者伯政尊所聞
猶毅然不爲之貶至如楊公時近世名儒獨
以立論少入釋老伯政正色斥之不遺餘力
使死而有知吾伯政有以見周公孔子矣其
孤集遺文爲二十卷來請予爲序伯政之文
可稱述者衆予獨言其學術文辭之正以序
之尚不失斯人之本意又進其子孫云嘉泰

四年二月丁巳笠澤陸某謹序

普燈錄序

粵自曠大劫來至神應迹開示天人未有不
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至
於中夏則三十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已畫八
卦造書契矣釋迦之興固亦無異今一大藏
教可謂富矣乃獨於最後舉華示其上足第
子迦葉迦葉欣然一笑不立文字不形言語
謂之正法眼藏師舉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

既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矣亦未見其與古聖
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耶昔
有景德傳燈三十卷者蓋非文之文非言之
言也此門一開繼者相望其尤傑立者續燈
廣燈二書也然皆草創簡略自為區別雖聖
君賢臣之事有不能具載者獨旁見間出於
諸祖章中識者以為恨吳僧正受始著普燈
凡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
矣而尤為光明崇顯者我 祖 宗之 明

詔脩藻哀集周悉一一皆有據依足以傳示
萬世寶為大訓其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且上
之御府副在名山而又以其副示某俾得紀
述梗槩于後某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
雖告老待盡山澤猶於 祖 宗遺事思以
塵露之微仰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
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
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
魚袋陸某謹序

澹齋居士詩序

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幽亦變也蓋
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然
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
於不能自已故其詩為百代法 國朝林逋
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
欽黃庭堅以廢紕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
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紹興
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

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亦多不免若澹齋
居士陳公德召者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揣
必不合因不復與相聞退以文章自娛詩尤
中律呂不怨不怒而憤世疾邪之氣凜然不
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脫爾及秦氏廢
始稍起為吏部郎為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遽
沒于官後四十餘年有子知津為高安守最
其詩得三卷屬某為序某少識公於山陰方
公召還嘗以詩贈別及公為郎時故相湯岐

公一日語公曰陸務觀別君詩方傳世非公之賢何以發其語如此時紹興己卯歲也因高安之請重以感歎某於是年八十有一矣開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實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序

傳給事外制集序

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亂然積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

材彬彬進士高第及以文辭進於朝者亦多稱得人 祖 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為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為一體精深雅健追還唐元和之盛及 高皇帝中興雖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於行在雖中原未平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社稷方永太平未艾也故給事中傅公以是時典西省文書得名尤盛公天資忠義絕人自東夷寇逆滔天建炎中 大駕南渡虜吞噬不遺力幾犯屬車

之塵公眇然書生位未通顯獨涕泗感激請
提孤軍橫遏虜衝衛乘輿論功埒諸大將及
駐驛會稽公遂為浙東帥始隱然有大臣望
雖擯斥不容而士論愈歸及在東省御史力
詆去之然猶知公為一代大儒蓋公論不可
揜如此公遺文百餘卷嗣孫穉貧甚手自鈔
錄以傳後世未能竟乃先緝外制數百篇屬
某為序公之文固天下所願見而取法某未
成童時公過先少師每獲出拜侍立被公

教誨詎今七十餘年幸猶後死得論序公文
亦幸矣某聞文以氣為主出處無媿氣乃不
撓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訖詔興
閱世變多矣白首一節不少屈於權貴不附
時論以苟登用每言虜言畔臣必憤然扼腕
裂眦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縮者
輒正色責之若讎一時士氣為之振起今觀
其制告之詞可槩見也公諱崧卿字子駿於
厚賢哉開禧元年九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

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聞輦錄序

元豐初置武學先太師以三館兼判學事
今學制規模多出於公而策問亦具載家集
中後百餘年某從子朴作聞輦錄若干篇論
孫吳遺意欲上之朝且乞序於某某懦且老
非能知武事者朴許國自奮之志亦某所愧
也乃從其請開禧元年十一月丁卯陸某序

周益公文集序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
之發冊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閤富淹
貫溫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
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
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黃
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
矣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秘放
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

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昇以遠遊窮處排擯
斥踈使之磨礪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
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
於其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
二者造物豈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
揆也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
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予
實定交於是時時固多豪雋不群之士然落
筆立論傾動一座無敢嬰其鋒者惟公一人

中雖暫斥而玉煙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
壤所能湮沒復出於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絕
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草之地而大詔令
典冊 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虜聖主之
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
極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既薨逾年公
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藁者屬予爲之
序公在位久崇論宏議豐功偉績見於朝廷
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墓有

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開禧元年十二月甲子太中大夫實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宣城李虞部詩序

宣之爲郡自晉唐至本朝地望常重來爲守者不知幾人而風流吟詠謝宣城實爲之冠生其鄉者幾人而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此兩公蓋與敬亭之山俱不磨矣故宣之士多工於文而五七字爲尤工唐有李推官

以詩名當代其家傳遺詩得數百篇以詩考之蓋與皮陸同時歟自推官後世世得能詩聲當元豐間有虞部公作詩益工推官清新警邁極鍛鍊之妙而虞部則規摹思致宏放簡遠自宛陵出如劉子駿文學不盡與父同議者亦不能優劣之也予得其兩世遺編於虞部之曾孫臨海太守兼字孟達孟達固詩人蓋淵源二祖而能不媿者推官虞部之家世諱字與其學術行治蓋各見於其墓刻家

謀予獨志其詩云開禧三年六月丙午太中
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
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曾表父詩集序

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臯陶
周公召公古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
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
傷憂時閔已託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息
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

不挫不誣不懟發爲文辭沖澹簡遠讀之者
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
不又難哉如吾臨川曾表父之詩其殆庶幾
於是乎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識表父於行
在所自是數見其詩所養愈深而詩亦加工
比予來官臨川則表父已沒欲求其遺書而
予蒙恩召歸至今以爲恨友人趙去華彥謙
寄表父艇齋小集來曰願序以數十語然表
父得意可傳之作蓋不止此遺珠棄壁識者

興歎去華為郡博士尚能博訪之稍增編帙
計無甚難者敢以為請表父諱季狸及與建
炎過江諸賢游尤見賞於東湖徐公嘉定元
年二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
電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
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者忽來
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

城大我霧中鵠鳴諸名山見孫思邈朱桃椎
張四郎尔朱先生姚小太尉譙天授尹先覺
輩有問放翁安否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邢芻甫字序

衛詩美武公之德一章曰瞻彼淇澳綠竹猗
猗終之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淇大川也
見淇而思武公可也王芻蕭竹草之微者亦
見而思焉則思之至矣此所謂終不可諼兮
者歟吾友邢子名淇請字於予予復之曰士

之仕者能使一國一邑之人安其政而無怨
疾嘲譏亦已難矣况見其鄉閭而咨嗟追慕
豈不甚難哉今衛人於武公見其地而思之
見其草木而思之見其草之微者如王芻蕭
竹而思之况遇其子孫又將何如哉人不我
忘於我何加然使人不怨疾嘲譏又咨嗟追
慕久而不忘必有以得之矣故為士者於此
不可不知勉也請字子曰芻甫芻甫勉之仕
而使一國一邑之人不忘相處而使鄉閭黨

友不忘相與記其行事以為法傳其言論風
指誦習而勉於善豈不美哉嘉定元年四月
己未山陰陸某序

曾温伯字序

堯舜去今遠矣其言傳于今者蓋寡惟直而
温與寬而栗之言再見焉方是時教化之所
覃人才之所慕全德如夔臯陶所言是豈戒
其不足哉至商周之間始有得聖人之清聖
人之和者清近直和近温則既分而為二矣

若漢汲長孺事君無隱天下謂之直然去古
之全德又益以遠贛川曾君黯方其入家塾
也大父大卿公用蘇子由張芸叟字其子孫
例字之曰溫伯蓋以古全德訓之有其義而
亡其說溫伯請於予曰願有以補之以終大
父之意予慨然歎曰自大卿至溫伯三世傳
嫡德亦克肖其有以承此訓矣序其敢辭嘉
定元年五月辛酉山陰陸某序

天童無用禪師語錄序

處義一畫發天地之祕迦葉一笑盡先佛之
傳淨名一默曾點一唯丁一牛刀扁一車輪
臨濟一喝德山一棒妙喜一竹篋子皆同此
關捩但恨欠人承當天童無用禪師蓋卓爾
能承當者未見妙喜大事已畢豈有住山示
衆之語可累編簡哉放翁謂若不投之水火
無有是處惟韓退之所云火其書其語差似
痛快又恐退之亦止是說得耳五百年後此
話大行方知無用與放翁却是同參嘉定元

年秋九月丙辰序

陳長翁文集序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
法度粲然如西京時惟文章頽衰自班孟堅
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崔蔡晚出遂墮卑
弱識者累歎而已我宋更靖康既變之後
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顛沛文章獨不少
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燹憂
紆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媿可

謂盛矣久而寢微或以纖巧摘裂爲文或以
卑陋俚俗爲詩後生或爲之變而不自知方
是時能居今行古卓然傑立於頽波之外如
吾長翁者豈易得哉其子師文來乞予爲長
翁集序乃寓吾歎以慰其子且以慰長翁於
地下云長翁高郵陳氏諱造字唐卿嘉定二
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陸恭務觀序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

第 35395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1
図書館	4

號	第	六	第
號	第	三	第
第	一	冊	第
第	一	冊	第
第	一	冊	第

